亮剑出征 捷报频传

——八路军出师抗战

■余 戈

雨夜：铁流暗涌

1937年9月24日，雁北的霪雨裹挟着初秋的寒意，将平型关前的山路浸成泥潭。一支身着单衣的队伍匍匐在乔沟两侧的崖畔上，雨水顺着枪管滴落。

这是八路军第115师的伏击圈。平均深达三四十米的乔沟如巨兽裂吻，两侧坡度超过70度，唯有老爷庙前一段滑坡形成的40度缓坡，成为此后血战的命门。

“天亮前必须隐蔽！”第343旅旅长陈光多年后回忆，那一夜士兵们用体温烘干湿透的布衣，布鞋深陷泥浆，“冷得牙关打颤，但没人敢生火取暖”。

历史在此屏息。自卢沟桥硝烟燃起，日军第5师团沿板垣征四郎头年已探查清楚的路线长驱入晋，狂言“三月亡华”。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急电延安：“请速援！”八路军第115师星夜驰援，沿途目睹晋绥军溃兵如潮，老兵攥紧步枪低语：“让鬼子尝尝刺刀见红的滋味！”

当夜，第115师指挥所设在距伏击圈两公里的小山头，望远镜中仅见模糊沟沿。电话线如蛛网密布，连接着乔沟东侧的伏兵——第685团“掐头”、第686团“拦腰”、第687团“断尾”。战士们当时还不知，明日交锋的将是号称“钢军”的日军第5师团，更不知沟底将涌入两支日军：灵丘开来的辎重队与平型关后撤的汽车队。命运注定在此交汇。

破晓：“神话”崩裂

9月25日7时，日军车队如长蛇入瓮。首辆插着“太阳旗”的轿车内，第6兵站汽车队队长新庄淳中佐正擦拭军刀；后方77辆汽车上，高桥小队的护卫兵昏昏欲睡。

突然，3发信号弹撕裂天际——手榴弹如冰雹倾泻，机枪火舌舔舐山谷。新庄淳的座驾瞬间被炸成火球。日军跳车钻入车底，却发现东岸崖壁的子弹如雨泼下。

老爷庙高地的争夺战最为惨烈。八路军第686团第3营排长田世恩回忆：“鬼子三人一组背靠背，刺刀捅进肋骨都不松手！”最终，140人的该团第9连仅存10余人，鲜血浸透老爷庙的每一寸焦土。

八路军的对手并非仅为日军“非作战部队”。从平型关关口紧急增援的日军浜田联队平岩大队，在关沟村遭第685团拼死阻击。日方战报记录，该大队当日即死伤98人！

此役终结了日军“不可战胜”的神话：歼敌千余，击毁汽车百余辆，缴获的黄呢大衣铺满山道。蒋介石嘉奖电中不吝美辞：“歼寇如麻，足证官兵用命，深堪嘉慰”。日军《浜田联队史》哀叹：“汽车残骸每隔20米便有一辆，宛如地狱绘图。”

历史在此铭记：那支穿着单衣布鞋、刺刀不足却敢以大刀搏命的队伍，用400多名长征老兵的鲜血，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刻下一道胜利的烙印。

暗渡：雄关新传奇

1937年10月18日拂晓，雁门关黑石头沟的霜雾未散。八路军第120师第716团第3营官兵匍匐在陡坡的荆棘丛中，目光死死锁住谷底蜿蜒的公路——这是日军从大同直通忻口的补给通道，每日数百辆军车满载粮弹，碾过杨家将曾戍守的千年古关。

夜袭阳明堡（油画，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全国美展） **周武发**作

南面公路上，百余辆日军空车正北返，车厢上白布覆盖的尸首随颠簸晃动；北面驶来的日军车队，押运兵昂首挺胸，与运尸车队相遇时竟脱帽致哀，齐声高唱《君之代》。“狗日的连挽歌都唱上了！”战士李铁柱啐了一口。团长贺炳炎在回忆录中写道：骄狂至极，仿佛此地已是“王道乐土”。

历史在此凝成复仇之刃。3天前，团政委廖汉生带人走访老窝村，一位衣衫褴褛的老汉拽住他的衣袖哭诉：“宁武城家家菜窖填满尸首，水井里塞着被挑死的娃娃！”第3营11连驻地的院落中，八口之家仅存的老妪用枯手摩挲战士的枪管：“报仇……报仇！”此刻，这声呜咽化作冲锋号角。

约10时，日军南北车队在黑石头沟交会。贺炳炎挥枪怒吼：“打！”霎时间手榴弹如惊雷炸响，迫击炮弹精准命中首车油箱。汽车上的日军士兵尚未跳车，便被气浪掀入深涧。指导员胡觉三率队冲锋，见三名日军围住一名战士，他挥起大刀连斩两人，却被车底残敌冷枪击中。倒地前，他仍在嘶吼：“为宁武乡亲报仇！”

日军依托汽车架设机枪，子弹在石壁上迸出火星。白刃战惨烈异常。新兵王小栓咬住日军耳朵，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。

此役焚毁日军汽车数十辆，歼敌500余人，50名勇士殒身古战场。廖汉生含泪写下战报：“胡觉三等同志的血，浇醒了沉睡的雁门关。”

日军深夜赶来收尸时，在沟口竖起木牌：“此地亡六十七人，慎行！”

毛泽东同志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，对此战给予高度评价。他还在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中指出：“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，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、平型关汽车路、阳方口汽车路，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，是很大的。”

今日重走黑石头沟，风过乱石犹闻呐喊——那支用大刀劈开黑暗的队伍，早已将日军“武运长久”的呓语，碾作恒山脚下的尘埃。

火翼：燃烧的机场

1937年10月19日深夜，滹沱河的水刺骨如刀。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第3营营长赵崇德压低身子，身后三百勇士如夜豹般蹚过滹沱河。带路的老乡赖保三——半月前从机场逃出的苦力，指着对岸说：“东南侧24架铁鸟，排成3列，油料堆在西北角。”话音未落，远处机场的探照灯光柱扫过天际，映出铁丝网上凝结的寒霜。

战斗在日军森谷小队哨兵的惊叫中打响。突击队剪开铁丝网，第10连直扑警备队掩蔽部，第11连如利刃插向机群。距敌机30米时，一个日军哨兵猛然转身，枪声划破寂静。赵崇德跃起高呼：“炸飞机！”战士们将捆好的手榴弹塞入机舱，爆炸引燃的汽油如火龙窜起，映红代县的夜空。日军地勤兵赤脚冲出营房，与八路军在机翼下展开白刃战。机枪手李二柱用枪托砸碎驾驶舱玻璃，战士王铁牛拎着集束手榴弹爬上机翼，愤然拉响导火索。

日军旭川师团后备步兵第3大队主力从代县驰援，却见机场已成火海。此役，第769团以30余人伤亡的代价，歼敌百余，毁伤24架战机，终结了日军第5飞行大队对忻口的空中压制。日军战报哀叹：“帝国航空队遭受开战以来最大损失。”鲜为人知的是，战斗中牺牲的5位八路军被日军拍摄——2019年中国军网曝光的日军军官相册中，仆倒的烈士们仍保持着冲锋姿态。

此战震动中外。蒋介石签发嘉奖令并拨付2万大洋。卫立煌致电周恩来：“此乃战争史未有之奇迹！”延安窑洞内，毛泽东轻叩战报说道：步兵打飞机，我们开了世界先例！

当24架战机化作冲霄烈焰，不仅烧穿了日军的制空神话，更点燃了一个民族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血性。

诡道：“重叠设伏”

1937年10月26日清晨，娘子关东南侧七亘村、甲南峪间峡谷仍有薄雾。第129师第772团第3营官兵蜷缩在石缝间，副团长王近山与营长尤太忠盯着谷底不足两米的窄道，低声议定：“等驮马队过半，先打头尾！”

他们要打的是日军川岸师团的补给队。辎重兵第20联队第4中队土肥小队、步兵第79联队大行李队一部正押送百余驮马，满载日军进攻太原急需的弹药与山西地图。

第一次伏击在晨光中炸响。手榴弹从崖顶倾泻，日军护卫兵被气浪掀入深涧，驮马惊嘶着将物资甩落山谷。第12连4班战士杨绍清端着刺刀连续捅翻6名鬼子，缴获3支步枪。日军辎重兵三川初男在回忆中哀叹：“手榴弹如雨泼下，军马坠崖如滚石，道路两侧皆是十丈绝壁，无处可逃！”日军半数当场毙命，幸存者退入七亘村内。被围的25名日军在夜色中惶惶而散。日军《第79联队本部大行李队概史》记载：“物资尽失，连驮马的缰绳都被八路军缴获。”

精彩一幕再次上演。10月28日，日军增派两个步兵小队护卫，河野、荒木、加藤辎重队等携150头骆驼再度踏入“死亡之谷”。八路军第772团正开战斗总结会，第386旅旅长陈赓闻报后下令：“不讲了，准备打仗！”王近山率第3营两个连西移数里，靠近营庄设伏。

官兵事先埋下地雷，爆炸吓得骆驼扬蹄疯窜。日军辎重兵加藤孝一少尉在战报中写道：“敌如潮水涌来，我小队死守高地三小时，终因寡不敌众全员玉碎。”日军士兵大内繁熊在日记中颤抖：“每日都在山险路中冒着敌弹艰苦行进，其悲惨之状终生难忘。”八路军官兵从缴获的山西地图上，发现日军标注的“七亘村”旁竟添了一行小字：“不可逾越之鬼门。”

卫立煌曾评价八路军“善于在被动中创造主动”“还是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战术好”，这何尝不是对我军“用兵如神”的生动注脚？

回声：烽火启示

这正是八路军华北抗战史诗的初章：八路军第115师刺破平型关晨雾打出首胜，第120师于雁门关外断敌“钢铁动脉”，第129师在娘子关侧连续伏敌创“兵家奇例”。三支利剑纵横恒山褶皱、太行裂隙，以游击战的精妙战术，为忻口战役、太原会战助力……此刻的八路军，正以山地为弓、智慧为矢，在晋北战场的漫天烽烟中，将毛泽东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”思想化作一次次胜仗，射向敌人要害，悄然铺就华北持久相持抗战的暗线伏笔。

伟大抗战精神是砥砺奋进的精神火炬。

那些长眠于华北山野的英魂，从未走远。他们的血，仍在我们血脉中奔涌；他们的剑，已化作精神的北斗，激励一个民族在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。

学术支持：**褚 银**
版式设计：**方 汉、杨 磊、贾国梁**